江漢集 十三

跋尾

共十五

7.

江漢集卷之二十五目録

跋尾 詔制考

江漢集卷之二十五

跋尾 詔制考

即位勑弘治

朕嗣守祖宗鴻業統御萬方聲教所曁宣覃恩澤矧伊王國世篤忠誠錫賚之典尤所當厚特遣正使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董越副使工科右給事中王敞齎詔勑諭王並賜王及妃幣帛紋錦至可收領尚其體朕眷懷秉禮服義益隆藩輔共享太平之福

右孝宗皇帝勑書弘治元年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侍講董越右給事中王敞來頒越至 王京見 康靖王歎曰越舊聞 賢王學問高明通達禮義今奉使幸親見之果然矣 王旣受 勅燕使臣於勤政殿獻人參湯一盞畢 王起身向前顧譯者張有誠傳言曰小國之臣尊事 朝廷禮固當而蒙 勅書獎予如此 洪恩難報越敞答曰 朝廷以盛國素秉忠敬故 恩典視他國不同矣 王擧手加額曰難報難報語畢送越敞出弘禮門俟乘轎乃退至太平館 王設燕擧酒獻酬將卒爵乃顧有誠傳言曰詩云隰桑有阿其葉

有邦既見君子其樂如何予得見二位大人心中懽喜猶有不盡者矣越敞復與之禮讓　王曰春秋之禮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矧二位大人何等盛位皆　天子近臣今遠臨小邦豈敢不讓越敞皆稱其賢　王謂有誠曰汝不曉近臣謂何乃是　皇帝眼前行走的燕畢遂退臣謹案　孝宗皇帝聖學光明嘗與學士張元禎講性理索太極圖觀之日天生斯人以閑朕也作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眞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大學士臣李東陽贊曰造化之

動以靜爲體萬物育焉天地參矣其機在我致用則人調元代工有君有臣嗚呼東陽之贊　聖德者可謂至矣方是時　康靖王崇儒好學設弘文館於殿側選經術文章之士十七員更日直宿覲諷道義祀先聖行大射禮賜學田四百餘頃建尊經閣頒內藏五經四書又賜米三百餘石以贍其用坐明倫堂養老乞言大饗師生　命製樂章以侑之羽林之士亦皆受學故　王朝昭明之治有可以比於三代矣盖　莊憲王與　宣宗皇帝同時而　康靖王與　孝宗皇帝同時此天地至盛

之會也董越所記　康靖王燕饗之禮頗詳故具
著之所以章至盛之會也

太皇太后諭羣臣詔

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
四年猶一日茲予偶患瘍皇帝夜籲天爲予請命春
郊罷燕問視惟勤俾老年疾體獲底康寧以昔視今
父子兩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

右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太皇太后朱
氏詔書弘治元年　太后病瘍乂之愈乃諭羣臣
以布揚　天子之孝　太后　憲宗生母也昌平

人　憲宗在位事　太后以至孝聞五日一朝燕
享必親　太后意所欲惟恐不承　錢太后合葬
裕陵　太后殊難之　憲宗委曲寬譬乃得請萬
貴妃專寵而妬　孝宗既立爲　太子　太后稱
居仁壽宮語　憲宗曰以兒付我　孝宗遂居仁
壽宮萬貴妃召　孝宗食　太后戒　孝宗曰兒
去無食也　孝宗至貴妃賜食　孝宗曰已飽進
羹　孝宗曰疑有毒貴妃恚曰是兒數歲如此則
他日必魚肉我矣　孝宗即位事　太后亦至孝
長寧伯彧　太后弟也家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之

猶未許也　太后曰奈何以我弟之故虧　帝法
邪乃使彧歸地於官是時烏程沈瓊蓮給事禁中
爲女學士　孝宗嘗試守宮論瓊蓮發端云甚矣
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　孝宗悅擢居第一世
以爲婕妤花蕋不足多讓豈　太皇太后詔書亦
出於瓊蓮歟

策進士制

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同胞
一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
承父母君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道教之有方

舉天下之民無一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于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皆克盡宗子之責號稱至治其後若漢若唐若宋英君誼辟宗子之責或盡或否而治亦有稱其蹟具載在史可考而論之歟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當時制度之立政令之行又無不同而要其治教之所至乃有不相同者此固世道之漸降然夷考其實亦尚有可言歟前賢論王者之道每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爲極至於是宗子之責有相關歟朕膺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宵旰孳孳思盡宗子之責比

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之序自何而始歟子諸生飽經飫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右　孝宗皇帝制書弘治三年策進士三月庚午賜錢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臣伏聞　孝宗皇帝以經術鼓鑄天下故在位十餘年間進士及第出身者儒林居多然淵源有不同者困知之學有整菴羅文莊公欽順允升良知之學有陽明王文成公守仁伯安而西樵又有甘泉湛尚書若水元明皆山林講道之士也欽順者泰和人弘治六年

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入爲吏部左侍郎爲學初由釋氏入旣而稍悟其非嘗以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竊有憂焉爲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守仁者餘姚人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於是乃言弘治十二年進士及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遷南京太僕少卿其爲教專以良知

爲王嘗以爲格物致知當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
自周程二子以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
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
說學者翕然從之若水者增城人也從新會陳獻
章游弘治十八年進士及第選庶吉士授翰林院
編修會王守仁在吏部講良知之學若水與相應
和其後以體驗天理爲宗作格物通上于　朝守
仁嘗報欽順書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
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
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欽順

辨曰夫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就一而論則終無可通之日也是時天下言學者不歸守仁則歸若水惟欽順獨守朱子不變也

賜禮部尚書耿裕勑

孝穆皇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愍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兾獲一是卿等謂歳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 皇祖旣有故事

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

右　孝宗皇帝聖旨弘治三年求　孝穆太后家

竟不得禮部尚書耿裕奏曰粵西當大征之後兵

燹飢荒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蹤跡難明昔　孝慈

高皇后與　高皇帝同起艱難化家爲國徐王親

高皇后父當　后之身尋求家族尚不克獲然後

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今　紀太后幼離西粵入侍

先帝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　陛下訪尋雖切安

從得其實哉臣謂可倣徐王故事定　太后父母

封號立祠桂林於是封　太后父慶元伯諡曰端

僖　太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是時耿裕任禮部六年倪岳代裕爲尚書四年徐瓊代岳爲尚書五年傳瀚代瓊爲尚書三年卒於位初　紀太后生孝宗一夕暴薨或曰萬妃致之夾侫倖梁芳結萬妃苛斂民財及　孝宗爲　皇太子芳懼他日治已罪乃勸萬妃廢　孝宗立　興獻王會泰山震占者謂應在東宮　憲宗心懼事乃寢弘治初御史曹璘請削萬妃謚魚臺縣丞徐頊請捕萬氏家屬問　紀太后暴薨狀　孝宗曰是重違　先帝之意也卒不問其至孝有如是矣

恤刑勑

曩因天道示異敕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發遣數十百
人朕以爲與其寛之於終孰若謹之於始嗣後兩京
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詳審
其情罪所當庶不背於古聖人欽恤之訓

右 孝宗皇帝勑書弘治四年春二月已巳 諭
刑部決獄明愼蓋是時 孝宗皇帝新即位擢劉
健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謝遷爲兵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委以政事二臣者同心匡輔能以
身任天下之重健字希賢洛陽人也少端重與閣

禹錫白良輔游得河東薛瑄之傳天順四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進少詹事 孝宗爲太子健充講官受知於 孝宗旣即位進翰林學士入參機務 孝宗召見文華殿授以羣臣題奏曰朕欲與先生輩議健請出外詳閱之 孝宗曰盍就前席面議及旣畢 賜茶而退大學士徐溥乞歸健爲首輔淸寧宮成 皇太后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中官建齋醮於武當山 孝宗重違 太后意皆曲從之健力諫其後 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眞人健又

力諫竟得寢是時　孝宗在位久明習政事數召
健盡革煩苛健學問純粹淵深有經濟天下之志
及輔政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而所奏無
不聽　孝宗輒號爲先生而不名也毎進見輒屏
左右左右私從屏間竊聽之惟聞　孝宗稱善者
數矣其進退文武大臣與飭政務補益爲多遷字
子喬餘姚人也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又
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遷左庶子弘治元年太監郭
鏞請豫選　天子妃嬪以備六宮遷爭曰　山陵
未畢禮當待祥禫之期歲亦不遠今　陛下富於

春秋侯諒陰既終然後徐議未晚也 詔從之遷爲講官務積誠以聞 帝心前一夕必正衣冠習誦之及進講敷詞詳切自朝至暮常拳拳以見其忠 孝宗未嘗不稱善也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八年十月入內閣與參機務馬文升請加南方兩稅銀遷爭曰 先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今 陛下若復加賦民不堪命且足國在於節用用苟無節雖加賦又奚益哉議遂寢健莊毅善斷大事遷明敏能覈弊政此二臣同在內閣卿大夫皆稱其職非特刑法之平而已也

欽差金輔李珍王獻臣 諭祭文

惟王嗣守東邦爲國藩翰恪恭奉職二十六年終始不渝朕所嘉尚忽聞哀訃悼念良深玆特謚曰康靖遣官諭祭用申恤典以示追榮惟靈有知尚其歆服

右 孝宗皇帝祭文弘治七年 康靖王薨于正寢明年 孝宗遣太監金輔李珍行人王獻臣來賜祭 康靖王寬仁恭儉明賞罰愼刑獄終 王之世大臣無遭刑戮者 皇朝戸部郎中祈順行人張瑾奉使來見相謂曰眞賢王也初文忠公鄭夢周開性理之學文靖公李穡倡文章之學而其

後百年之間文簡公金宗直以性理文章之學顯於 王朝爲刑曹判書藝文館提學 康靖王眷遇甚隆大提學徐居正心忌其才終不薦爲大提學然宗直性理之學傳于金文敬公宏弼鄭文獻公汝昌文章之學傳于金駒孫南孝溫故 王朝性理之學雖謂之自宗直始固可也文章之學雖謂之自宗直始亦可也如宗直者誠可謂豪傑之士也詩曰周王壽考何不作人 康靖王作人之效不已盛乎

策進士制

朕膺　天命承　祖宗列聖之統以臨天下于茲十
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諸古而不可然嘗
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賢莫過于夏之啓商之
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美具在方策
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者之論謂聖王以求任輔相
爲先又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數君之致治
也其亦有待于是邪且輔相之賢否君子小人之情
狀未易知也茲欲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將
安所據邪天下之務固非一端以今日之所急者言
之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之法兵刑之令

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袪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爲而得其道耶子諸生積學明經通于古今之宜其具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採而行之

右　孝宗皇帝制書弘治十五年策進士三月庚寅賜康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海字德涵武功人也授翰林院修撰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王九思王廷相邊貢等爲辭章號七才子是時茶陵李東陽以大學士操文柄主盟詞垣爲天下文章之宗其樂府典雅流麗四方傳誦而夢陽譏以萎

弱海及景明亦應之與相訾議故海內文章之體
遂大變矣然壽寧侯張鶴齡無人臣禮夢陽上疏
極言之　皇后母夫人金氏怨　孝宗遂繫夢陽
錦衣獄止奪其俸金夫人泣愬不已　孝宗不聽
後鶴齡侍燕南宮酒半　皇后起更衣　孝宗獨
召鶴齡語中貴人皆不得聞唯見鶴齡免其冠以
首觸庭有司請予夢陽杖　孝宗謂劉大夏曰朕
豈殺朝廷直臣快外戚心乎遂不許劉瑾用事怨
夢陽代人草疏繫錦衣獄夢陽貽書抵海曰對山
救我對山者海之別號也海乃說瑾赦夢陽景明

亦有國士風夢陽繫獄景明上書楊一清直夢陽
屈嗚呼夢陽海景明於君臣朋友之際能致其義
則文章之精粗得失不當論也

賜大學士劉健謝遷勑

諸邊首功巡按御史察勘動淹歲年非所以示勸自
今奏報以遠近立限違者詰治

右　孝宗皇帝聖旨弘治十七年九月丁巳　御
煖閣召見劉健謝遷等諭以信賞必罰之道是時
健遷在內閣竭精盡慮釐諸弊政嘗建言天下之
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至數十倍諸方織作

務爲新巧齋醮日費累鉅萬太倉所儲不足以饟戰戍者而內府取入之數動踰十萬者且五之宗室貴戚求土田奪鹽利亦千萬計土木日興工匠餼廩歲盛月積殆無窮期則財安得而不匱乎今陝西湖廣遼東貴州師旅方興顧 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臣民倡 孝宗大悟乃封閉雲南會川山東泗川銀坑銅穴革板坑水銀場局減中貴人歲省銀八十餘萬罷廣東珠池監守太監省珠二萬八千兩停蘇杭嘉湖應天織造紗羅甘肅織造絨氈放乾明門所畜虎西安門所養大鴿

西華門所馴田犬南海子所畜靈貓御馬監所儲
山猴轂太監燒造瓷器嚴左道惑衆之禁天下悅
服自有宋仁英以後如　孝宗皇帝盛德者未之
有也

畱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勑
主人畱客堅客則强畱珊獨不能爲朕畱邪且朕以
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
右　孝宗皇帝德音弘治十七年珊以老疾數求
退　優詔勉畱遣醫賜食慰諭有加珊感激泣下
語劉忠宣公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朝溘先朝

露公同年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已而　孝宗問珊珊病狀大夏言珊有實病乞　賜憫憐聽其歸故有此　諭大夏出以告珊珊流涕曰臣死於官矣珊字廷珍浮梁人弘治二年以王恕薦擢右都御史進南京刑部尚書久之遷左都御史　孝宗召見輒造膝言天下事禮遇甚盛珊與大夏嘗侍坐　孝宗出袖中白金賜珊曰少佐爾廉且　諭珊勿庭謝曰恐爲他人所忌也　孝宗崩珊不忍去疾作遂卒謚恭簡臣謹案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蓋人君既知其臣之賢而任之不能慎密則

寵命賜予之殷適足以招人之忌媒人之毀使其臣不得保全可勝歎哉　孝宗皇帝誠欲賞戴恭簡公之廉則命左右賜之可也命有司錫之可也何遽以　天子之尊袖白金而予之哉然羣臣知恭簡公有寵於　天子受白金之賜則忌者必多而毀者必衆矣恭簡公雖求保全不可得也是故忘　天子之尊袖出白金以予之何其密也百世之下想　孝宗皇帝之心猶可流涕況恭簡公密受賜而躬承　天子德音則惡得而不死於官也

諭刑部尚書閔珪勅

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餘俱以所犯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詔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

右　孝宗皇帝德音弘治十七年置政平訟理二旛審諭罪囚初　孝宗清理寃獄免應決死罪四十八人知州劉概坐法當斬　詔長繫得不抵法元年正月何喬新爲刑部尚書四年致仕彭韶爲刑部尚書又致仕白昂閔珪相繼爲刑部尚書皆持法平者海內莫不頌其德焉珪字朝瑛烏程人弘治七年授左都御史十三年代白昂爲刑部尚

書與都御史戴珊陳刑獄四事多報可珪乆爲法
官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忠恕嘗讞重獄乆不下
劉大夏爲　孝宗言曰刑官執法乃其職也未可
深罪　孝宗默然良乆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
但此事太執耳卒如珪議至矣　孝宗之仁也

諭戸部尚書韓文兵部尚書劉大夏工部尚書
曾鑑勅

方今生齒漸繁而戸口軍伍日就耗損此皆官司撫
卹無方因仍苟且所致其悉議弊政以聞

右　孝宗皇帝德音弘治十八年二月戊辰　御

奉天門諭戶部尚書韓文兵部尚書劉大夏工部尚書曾鑑議弊政是時九卿多得人吏部尚書王恕所薦也戶部則葉淇淇爲尚書六年致仕周經代淇爲尚書五年致仕佀鍾代經爲尚書五年致仕韓文代鍾爲尚書兵部則馬文升爲尚書十三年劉大夏代文升爲尚書正德初致仕工部則賈俊爲尚書八年致仕劉璋代俊爲尚書三年致仕徐貫爲尚書五年致仕曾鑑代貫爲尚書史稱衆正盈朝此之謂也恕字宗貫三原人也少舉進士成化中爲南京兵部尚書林俊斥佛下詔獄恕言天

地止一壇　祖宗止一廟而佛氏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可數百家内帑費且數十萬俊言切直不宜罪　憲宗不悅恕好直諫終　帝世不得立朝　孝宗即位召入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言者稱恕賢且老宜置内閣參大政　孝宗曰朕用蹇義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内閣也徽王見沛乞歸德田恕言王國懿親不當爭尺寸之地使民失業　孝宗婉辭以報焉壽寧伯張巒請賜勳號誥券恕言　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承宗及源始邀封爵今　皇后立纔三

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　陛下聖德多矣不可
許事遂寢巒妹婿高祿超授通政司參議恕言天
下之官所以待天下之士也　陛下不可私貴戚
以妨公議　孝宗乃止恕爲人剛正清嚴所引薦
耿裕彭韶劉大夏何喬新戴珊周經倪岳等皆所
謂一時名臣他賢士伏於草茅者必振拔之惟恐
或後故弘治十八年間君子並進政事修明號爲
極盛者恕之功也

顧命勅

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

輩常勸之讀書輔爲賢主

右　孝宗皇帝遺命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疾大漸召大學士劉健謝遷入乾清宮力疾起坐自叙即位始終甚詳令近侍書之已而　孝宗執健手惓惓顧命明日崩　武宗即位中貴人劉瑾用事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爲腹心謂之八黨日侍　天子之側　詔條沮格率不行健進曰　先帝臨崩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矣自　陛下即位以來四方延頸而詔令廢格不行臣等冒顧命之名

而終無輔導之實旣負　先帝又負　陛下天下
後世謂臣等何如人也乞賜退休　武宗下詔慰
留之健連章請誅八黨　武宗遣司禮詣閣曰朕
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曰此皆得罪　宗
廟非　陛下所得赦也　武宗又命王岳等詣閣
議欲安置瑾等於南京健推案哭曰　先帝臨崩
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　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
至此臣等雖死何面目見　先帝於地下乎聲氣
俱厲岳素剛方慨然奏曰閣議是夜八黨環泣卧
内　武宗怒立收岳等下詔獄而八黨皆宥不問

健乞致仕賜　勑歸後　武宗數巡游輒不食曰
吾負　先帝矣嘉靖五年卒　贈太師謚曰文靖
遷與健同日致仕太學士李東陽祖餞泣下健正
色曰何以泣爲使當日偕我力爭當與我輩同去
矣東陽默然瑾既得志人皆爲遷危之而遷與客
圍棋賦詩自若也嘉靖十年卒於家　贈太傅謚
曰文正臣謹案　孝宗樂章迎神奏太和之曲曰
列祖垂統景運重熈於惟孝皇敬德允持用光於
大烈化彼烝黎專廟以享經禮攸宜俎豆式陳庶
幾來思初獻奏壽和之曲曰粢盛孔蠲腯肥牲牷

考鼓鼘鼘萬舞蹮蹮清酤初酌對越在天明神居
歆式昭厥虔亞獻奏豫和之曲曰祀事孔勤精意
未分樂感鳳儀禮虔駿奔醞齊挹清載奠瑤尊神
其格思福祿來臻終獻奏寧和之曲曰樂舞既成
獻享維終明明對越彌篤其恭篤恭維何明德是
崇神之聽之萬祿來同徹饌奏雍和之曲曰牲牢
醴陳我享我將黍稷蘋藻潔白馨香徹以告成降
禧穰穰神錫無疆祐我萬方還宮奏安和之曲曰
禮享既洽神御聿興廟寢煌煌以憑以寧維神匪
遐上下在庭於寢孔安永底我烝民之生臣既錄

弘治詔制而又錄樂章何也　孝宗之德誠可以
配於　仁宣也

署理　國務勅 正德

准爾署理本國大小庶務以國王體統行事益敦孝
睦以繫羣望朕將有後命

右　武宗皇帝勅書正德元年　恭僖王入承大
統請命于　皇朝明年陪臣盧公弼歸自　京師
武宗降勅以諭之先是廢主燕山君暴虐無道
昭惠王太妃韓氏薨不服三年黜先聖孔子以下
廟主以太學爲游宴所發金宗直南孝溫墓戮其

屍殺名卿大夫士不可勝數華弘文館司諫院以
絶言路知中樞府事朴元宗等以　慈順王太妃
尹氏命廢之乃立　恭僖王於是追復宗直等官
奉先聖孔子以下廟主還于太學宗直字季温以
經術事　康靖王爲吏曹參判無所建明宏弼作
詩譏切之宗直不悅自是宏弼貳於宗直然宗直
深於文章　康靖王作環翠亭　命宗直而爲之
記刻置亭壁弘治五年宗直卒謚曰文簡臣以謂
金文簡公戮及骸骨而孔子以下廟主見黜於學
逮復官爵而廟主得還於學是文簡公與先聖同

其屈伸也或以公弔義帝文爲可疑然公登第在
惠莊時未嘗立 上王之朝則與六臣者亦異矣
豈比 上王於義帝耶

賜大學士靳貴祭文

朕居東宮先生爲傅朕登大寳先生爲輔朕今南游
先生已矣嗚呼哀哉

右 武宗皇帝祭文正德十五年幸鎭江臨故大
學士靳貴喪命諸學士撰祭文皆不稱旨乃 御
製祭文一篇諸學士斂手歎息 武宗皇帝好剛
毅氣盖天下而猶知尊敬大臣至稱先生此 孝

宗餘教未泯也初大學士靳貴致仕楊廷和爲大學士　武宗委以天下事宦官倖幸莫能間也廷和字介夫新都人也年十九進士及第補庶吉士猶未娶於是告歸既娶然後乃始仕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進修撰會典成遷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廷和爲人沉靜詳愼美風姿爲文簡暢有法度喜考究國朝掌故四方民隱九邊兵事及一切法家之言鬱然有公輔之望正德二年入東閣進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年三十三安化王寘鐇反廷和請

擢仇鉞以離賊黨鉞受命果執寘鐇河南賊趙鐩等反廷和調諸邊兵以討之又薦彭澤爲總制澤進兵河南悉平劉六劉七齊彥明反　武宗詔遣馬中錫往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必不能任軍旅事已而參將桑玉受劉六劉七之賕縱賊不戰中錫軍敗廷和請斬桑玉首下中錫獄因遣陸完討平之彭澤將討鄢本恕問計於廷和廷和曰以君之才鄢本恕固不足平所可戒者班師早耳澤旣破誅本恕等卽日班師餘黨復起不可制澤歎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太監張永誅劉瑾引故太監

劉永誠故事求封侯廷和曰永誠從子以戰功得
封伯耳非永誠身受之也永乃止廷和父卒乞奔
喪三請乃許遣中官護廷和行未幾 下勑復起
之三辭始許大學士終父母喪自廷和始服除召
爲華盖殿大學士 武宗歸自宣府 詔羣臣各
製旗帳以迎之廷和曰 天子至尊不敢瀆獻使
者諭旨執不從寧王宸濠反 武宗南狩自稱威
武大將軍 詔廷和草親征詔廷和曰自古天子
未嘗爲大將軍也遂謝病不肯草詔 武宗心恚
以事下勑切責之廷和乞罷終不許是時 武宗

南巡狩二歲不還然廷和居守　京師能持重以鎮天下故狂盜充斥中原宗藩叛據於江西而天下晏然無虞也　武宗班師至通州廷和趣召郎行在誅宸濠等明年三月　武宗崩廷和定策迎世宗即天子位　社稷乃安此　武宗委任廷和而不疑故也

諭司禮監勑

朕疾不可爲矣其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

右　武宗皇帝遺命正德十六年三月乙丑大漸

中官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
草澤廷和心知所謂不應之微以倫序之說風于
彬等丙寅張永谷大用至閣言　帝崩於豹房乃
以　皇太后命移殯大內議所當立廷和舉　皇
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世子
某　憲宗之孫　孝宗之從子　大行皇帝之從
弟序當立乃令中官入奏　皇太后頃之中官奉
遺詔及　皇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策
乃定時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其黨都督
僉事李琮勸彬反彬猶預未決於是廷和與蔣冕

毛紀及中官温祥四人謀誅彬陰使祥等白　皇
太后良久未報已而中官陳嚴至曰彬已禽矣史
稱廷和誅大奸決大策扶危定傾功在　社稷其
是之謂乎

更化詔 嘉靖

朕承　皇天之眷命賴　列聖之洪休奉　慈壽皇
太后之懿旨　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
奉　宗祧內外文武羣臣及耆老軍民合辭勸進至
于再三辭拒不獲謹于四月二十二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托之重實切兢業之

懷惟我　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
雖切化理未孚中遭權奸曲爲蒙蔽潛弄政柄大播
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　皇兄之意茲欲興
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由乎舊章亦以敬承
夫　先志自惟凉德方在冲年尚頼諸賢共圖新志
其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
行事宜條列于後嗚呼君子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繼
世之規惟更化而善治特頒渙號用慰輿情弘施大
賚之恩永錫太平之福四方臣庶咸使聞知
右　世宗皇帝詔書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少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文忠公臣楊廷和譔初
廷和總軍國事三十八日 世宗卽位汰錦衣衛
內監局旗校工役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一百
五十三萬二千餘石一切恩倖得官者多斥去之
中外皆稱廷和功而冗員失職之徒銜怨次骨廷
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 詔賜營卒一百人
以衛出入後 世宗問大學士李時曰太倉所積
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 陛下初年詔書裁革
冗員所致也 世宗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中
貴人張佐鮑忠麥福黃錦以興邸舊人掌司禮監

督東廠然　世宗見正德時宦官之禍旣卽位御
之甚嚴凡有罪撻之至死往往陳屍以示戒故中
貴人皆謹飭不敢大肆又盡輟天下鎭守中貴人
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年不復設自天順成化
以後惟嘉靖時宦官之勢少殺矣

冊新建伯王守仁制

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爾部
裏旣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
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

三代並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右　世宗皇帝制書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江西巡撫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王守仁以禽寧王宸濠功封新建伯初劉瑾逮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上疏論救之瑾大怒下錦衣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由是直聲聞天下然守仁古大學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

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也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於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復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

合之以經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盖守仁文章之妙與方孝孺相上下而敢去大學分章曰朱子晚年定論是也玆非非朱子之罪人邪　武宗南狩諸嬖倖競爲蜚語以中之事將不測守仁懼夜見張永頌其賢及上捷音乃盡入諸嬖倖之名嘉靖七年十一月卒於南安大學士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

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畬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也 世宗下詔停世襲卹典不行臣以爲桂萼議禮雖有罪然天下儒學之士皆宗守仁而萼獨能力詆之其有功於斯文豈少也哉

太祖皇帝獨配天勑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報天之祀止當以 高皇帝配 文皇帝功德豈不

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　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
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
當時未聞爭辨功德也

右　世宗皇帝勑書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上疏
言　太祖　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
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　太祖足當之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太宗足當之　世
宗下勑奉　太祖配南北郊奉　太宗配大祀殿
盖　世宗始正郊祀改　二祖並配之制而獨於
太廟昭穆稱　孝宗為　皇伯考此禮之變也楊

廷和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　皇上取法二君則　聖德無累　聖孝有光矣　世宗不悅廷和乞歸　賜璽書一如故事廷和去始稱　孝宗爲　皇伯考嗚呼　世宗承宗廟稱　孝宗爲　皇伯考則　孝宗之世已絶矣廷和致仕誠合於義然臣聞宋之英宗以皇子名號素定故入爲仁宗之後而不疑也方廷和定策之時白　皇太后先下制冊　皇嗣子使天下皆知　世宗爲　孝宗皇帝之子然

後卜日即　帝位禮當然也而廷和不能正名遽欲責　皇子之道亦且謬矣始　世宗在興邸時覽禮部狀顧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予嗣皇帝位非皇子也然則　世宗繼　統而不繼嗣者由遺詔也廷和何以辭其責哉

立泰饗殿勑

季秋大饗明堂成周禮典與郊祀並行曩以饗地未定特祭於元極寶殿朕誠未盡南郊舊殿原爲大祀所昨歲已令有司撤之朕自作制象立爲殿恭薦名曰泰饗用昭寅奉　上帝之意

右　世宗皇帝勅書嘉靖二十一年　諭禮部每歲季秋大饗　上帝於元極寶殿以爲常禮部主事王愼中實典祠祭綜理節文多所釐定愼中字道思晉江人也嘉靖五年舉進士官至河南參政爲文章初主秦漢已而得力於曾鞏年五十一卒于家愼中嘗與林觀頤書曰僕所爲文求合乎古而已初不求時人之知也然文字旣出不免爲時人見之則莫不以爲迂腐朽爛羣譏而簇笑韓昌黎所謂直何用於今世者也不曉足下何所取而好之篤且過爲推褒加之以所不當蒙非獨與我

同好而已若將就僕而學爲如是之文竊觀足下之意何其與時人異也僕廢於時久權力不足以助推挽品藻不足以濫吹噓足下非有所求於僕者也意者人情炫名而慕遠中無所得而苟悅其號邪觀足下之文已能不爲時人之文矣宜於古知所用心者炫名慕遠不足以料足下也不惑於名無待於求足下於僕之文誠好之耳今時所謂學官弟子攻所業以應有司之舉者舍司以得有司則不復過而問古之文非所以得於有司之具也足下獨爲之於衆人不爲之中其用意良異於

時此僕所求於今之士欲引與共進而收以自輔
者也足下乃不遠千里馳書見貽意勤而詞遜僕
雖自知不足副足下之望亦安敢無以爲答而孤
重賜乎所爲古文者非取其文詞不類於時其道
乃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謀祿利不希榮進足下所
謂夢寐古人顧慼慼於既失汲汲於後獲何其與
古之道異也足下之好古文直好其詞不類於時
耳如是則其用意亦何以異於時故僕願足下姑
置得失而專力於道苟於道有得雖不吾問足下
將自得之僕將往求足下而告之不獨以有告且

又將因足下而有所學僕又安敢傲然當足下之勤意遜詞而無所憚耶願足下勉之毋忽詩一首奉贈聊以報共好之雅雜文數篇皆偶于刻本其他未及錄非所欲僕足下有得而後往也繼此有便毋惜惠音臣以爲 皇朝文章惟愼中得其正矣

欽差郭璥張承憲 諭祭文

維王嗣守遐邦爲國藩屏循禮慕義臣職恪恭垂四十年始終罔替保安東土朕所褒嘉訃音來聞寔軫悼念兹特謚曰恭僖遣官諭祭肅示恤恩惟靈不昧

尚欽承之

右　世宗皇帝祭文嘉靖二十三年　恭倩王甕于正寢明年　世宗遣太監郭璈行人張承憲來賜祭初先正臣趙文正先生光祖事　忝倩王爲弘文館副提學　王銳意聲明之治尊禮之先生感不世之知遇以堯舜君民爲已任每入對必宿齋戒積誠敬其進見也一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讜　王必虛心傾聽焉先生漢陽人也少有大志從文敬公金宏弼始聞爲學之大方入天磨龍門二山兀然端坐潛心求道正德十年

擧乙科 賜暇讀書 王遣將欲襲野人先生進
曰潛師類狙譎非王者禦戎之道也 王乃從先
生之言將相爭之竟不納先生請設賢良科以隆
儒術罷昭格署以正祀典 王皆從之會南袞造
爲蜚語中先生然 恭僖王得先生欲行王道期
月之間士大夫皆上儒術文純公李先生滉文成
公李先生珥相繼而作孰謂王道不可行也

準 奏錫命詔

朕奉 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推行于庶政必率循乎
舊章其於錫封之典未嘗以海外而有間焉故朝鮮

國王往應世爵藩守東方職貢恪修粤逾三紀邇者
陪臣告訃禮部以襲封請念茲爵土宜有攸屬今特
封王之世子御諱爲朝鮮國王嗣理國政本國大小
臣民其悉奉教令以佐王修身謹行遵我王道輯寧
疆境克紹先緒庶共享太平之休

右　世宗皇帝詔書嘉靖二十三年　榮靖王權
署國事請命於　天子明年太監張奉吳猷來錫
命　王在東宮二十年篤信聖學昧爽必與御書
筵論難經義雖盛暑未嘗歛倚手不釋卷夜以繼
日金文敬公安國爲貳師朝夕侍講以格物致知

之學輔養導迪故德性日造誠明及卽位屛絶宮人使不得近於左右諭大臣曰古之明君必廣擇鴻儒碩德而爲之輔今人才可謂盛矣如得賢輔則國之福也　皇朝使者張承憲見　王容貌而歎曰眞賢王也至出境猶貽　王書以示其好德之誠焉

欽差劉遠王鶴　諭祭文

惟王榮受封爵嗣守海邦朝命方膺孝心彌篤執喪毁瘠遂至隕生抑且平居守禮循義訃音來止良用悼傷玆特諡曰榮靖遣官　諭祭庸示渥恩爾靈有知

尚其欽服

右 世宗皇帝祭文嘉靖二十四年 榮靖王薨于正寢明年 世宗遣太監劉遠行人王鶴來賜祭初 榮靖王爲 世子時金文靖公麟厚以僚屬侍講 東宮 榮靖王賜御墨竹以寵之及卽位充檢討官以親老出監玉果 榮靖王薨文靖公屛居不仕 恭憲王召爲校理終不就 榮靖薨日入山中慟哭而還嗚呼其戚矣臣以爲金文靖公歸自玉果不復仕出處之正其所謂用晦而明者歟

準　奏錫命詔

我國混一區宇主宰華夷至薄海遐方建立君長俾之世代相承所以示一王之法而重藩維之守也盖自　祖宗以來懿典俱存朕率由舊章以弘化理故朝鮮國王李御諱方承封爵嗣守東隅乃以執喪哀毁遂至成疾而終邇者陪臣詣京告訃禮部以襲封請顧御諱已無後而爵宜有歸命封王之親弟御諱爲朝鮮國王繼理國政本國大小臣民悉遵教令以佐王飭躬勵行守我王章修職繼先保境安衆庶幾無疆惟休故玆詔示咸俾知悉

右世宗皇帝詔書嘉靖二十四年 恭憲王權
署國事請命於 皇朝明年 世宗遣太監聶寶
郭鑾來頒初 榮靖王疾大漸謂大臣尹仁鏡曰
予遘厲疾殆不興悟傳位于慶原大君卿等其尚
勵翼以副予懷仁鏡等迎 恭憲王文忠公宋麟
壽曰斬尹元衡然後可以立 太弟元衡怒遂殺
麟壽一時賢士坐死者不可勝數元衡 文定大
妃之弟也顓國政十有九年士民皆憤 大妃薨
朴文忠公淳以大司諫劾元衡削奪官職元衡旣
敗奔江陰與妾蘭貞相對泣蘭貞自殺元衡大慟

亦姦其黨坐黜　王朝爲之清明

準　奏錫命制

子承父業是爲人道之常弟紹兄封允合天倫之正肆彝章之具在斯渙命之有加咨爾朝鮮權署國事李御諱世居海嶠裔出王家習尚每嗜乎詩書風教素承乎禮義念國王之嗣絕宜茅土之爾歸揆諸世次以當承參之輿情而允協爰降絲綸之重俾膺圭爵之榮茲特封爾爲朝鮮國王錫之誥命繼守舊封思纘前人之緒寵頒新渥益增藩服之光無忘北闕之恩永作東方之翰

右 世宗皇帝制書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太監聶寶郭鑾來錫命 恭憲王召先正臣李先生滉爲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辭疾不至先生字景浩眞寶人也少擧乙科官至議政府右贊成李芑用事先生無立朝之志築室于陶山 恭憲王敎召不就 命畫工圖先生所居陶山以進之其見敬慕盖如此先生之學一遵朱子之訓爲世儒宗文成公李先生珥曰李滉之才雖不及於趙光祖至於深究義理以盡精微則又非光祖之所能及也

賜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謚
文毅制　隆慶
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
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
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 先
皇帝三十餘年徃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
承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爲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郵
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娼嫉之臣易名未當
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

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盖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眛尚克享此

右 穆宗皇帝制書隆慶四年中書舍人臣歸有光譔臣謹案茶陵張治字文邦以詩顯名正德十五年舉進士由庶吉士入翰林院爲編修奉使安

南遷南京吏部尚書嘉靖二十八年二月進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八月加太子太保十月卒初諡文隱改文毅始弘治中慶陽李夢陽獻吉信陽何景明仲默與南京戶部尚書邊貢廷實南京刑部尚書顧璘華玉吏部郎中鄭善夫繼之吏部郎中王九思敬夫國子博士徐禎卿昌穀雲南參政朱應登升之翰林修撰康海德涵太僕卿陳沂魯南爲歌詩號十才子夢陽以爲文必先漢詩必盛唐景明亦曰詩溺於陶而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而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由是海

内學詩者皆以李何二子爲宗獨祥符高叔嗣子
業不宗二子蔡汝南嘗推叔嗣爲　明世詩家第
一非妄予也叔嗣舉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改吏部出爲山西左參政斷疑獄十二事山西人
稱爲神明遷湖廣按察使卒於官年三十七其爲
詩清新婉約嘗自叙讀書園稿曰老子有言知我
者希則我貴夫人不期於世之知而何較貴賤邪
余素不攻於辭戊子以吏部郎中謝病歸於家閒
封當郡縣孔道應接稱煩余於是徙之城東田中
依舊廬稍葺治以居家貧遂力農事月裁三四至

城而已當是時李空同先生方盛邑子之屬出其
門撰爲文辭模放古人若宋蘇軾唐韓愈薄不爲
也余私心不能無慨慕時時竊撰一二篇庚寅歲
所著獨多踰年余既上京師斯事罷夫本非所長
而强力慕之度必取誚於衆然其篇留笥中甲午
余分守冀南將按縣晩出文水方初冬新雨已車
行村虗景色如故園余怳然太息其夕宿汾州燒
燭披取笥中詩事歷歷在目低回久之夜不能寐
非特感於詩也曩者不能取容故退而畔於野丘
園之樂使人忘老而余不自持復且苟焉干祿澳

忍於今犯詩人胡顏之詬其知於人也盖希矣然則余豈貴邪老子之言明其翫世也已臣嘗謂叔嗣之詩有靖節蘇州之韻文亦冲澹如其詩也王世貞稱叔嗣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信矣夫張文毅公鐃歌詞悲壯慷慨有古詩人風刺之旨然不及叔嗣遠矣

冊 王妃朴氏制

我 祖宗誕膺 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修方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

爾朝鮮國王李御諱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
膺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
吉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爲朝鮮國王妃於戲
宜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
無曠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右　穆宗皇帝制書隆慶四年中書舍人臣歸有
光譔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師事魏校得胡氏居
仁之傳大學士張文毅公治主考試有光與選嘉
靖四十四年成進士知長興縣遷爲通判順德府
大學士高文襄公拱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太僕丞

留掌内閣制勑房初嘉靖時文章之士歴城李攀龍于鱗太倉王世貞元美二人者名重天下與濮州李先芳伯承孝豐吳維岳峻伯揚州宗臣子相臨清謝榛茂秦順德梁有譽公實長興徐中行子輿興國吳國倫明卿立詩社號七才子攀龍歿世貞主盟二十年搆白雪樓相唱酬聲震海内獨有光揚言觝排曰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世貞聞之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有光曰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其後世貞稍自悔而不可改矣有光嘗謂天子諸侯無冠禮其論曰儀禮有士冠

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而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盖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

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盍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儗馬曰自爲主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

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儗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旣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盖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臣竊觀嘉靖之際武進唐順之應德與歸安茅坤順甫工文

章名於天下爲　明大家而至於學太史公得其神理盖有光一人而已王世貞嘗爲之賛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嗚呼世貞學文章至老異趨其自傷也亦晚矣

江漢集卷之二十五

江漢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跋尾

詔制考

旌叙汴州軍民勑

遺詔

跋尾　詔制考

諭羣臣詔　萬曆

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鈌詆老成爲無用矜便佞爲有才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報復之資用是薄示懲戒餘皆曲貸諸臣宜祓除前愆共維新政若溺於故習背公徇私獲罪　祖宗朕不敢赦

右神宗皇帝詔書隆慶六年五月己酉　穆宗疾大漸召大學士張居正受顧命六月甲子　神宗即位七月己亥諭羣臣初文貞公徐階柄國高

文襄公內不平及給事中胡應嘉劾文襄公文襄公疑階指使益恚之已而應嘉削籍去言者又劾文襄公文襄公乃諷御史齊康劾階二子多干請階疏辨因乞致仕九卿以下遂交章劾文襄公本紀稱門戶漸開此之謂也居正字叔大江陵人也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補庶吉士授編修遷右中允居正頎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智人莫能測也改右諭德兼翰林侍讀學士徐文貞公階爲首輔軍國重事屬居正傾心責成　世宗崩階草遺詔引與謀遷翰林院學

士月餘入爲東閣大學士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方是時徐文貞公以元老折節下士獨居正
引大臣體見九卿其禮甚倨九卿以是嚴憚之重
於他相高文襄公復入閣與居正善兩人相得甚
歡也文襄公議封俺答居正亦贊之徐文貞公旣
致仕子璠坐法居正嘗爲文襄公請寬之文襄公
爲之心動會有客誣言徐璠餽居正金三萬兩文
襄公以誚居正居正色變指天誓兩人交遂離及
神宗旣卽位居正進中極殿大學士召見平臺勑
賜繡蟒斗牛服　神宗虛己委居正居正慨然以

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其風采也

諭講官勑

春講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講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題請

右　神宗皇帝聖旨萬曆二年定經筵春秋講儀三年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緝章奏臨朝侍班臣謹案　經筵講儀質明　皇帝常服乘輦至殿門衆官於門外迎候　皇帝降輦乘板輿至殿升座各官於殿門外一拜三叩首入內東西序立鴻臚官贊進講講官大學士一員出班叩首同

侍殿内　皇帝口宣先生來同進賜坐一叩首乃
坐講展書官請御案前跪奠四書退立於東銅鶴
下講畢展書官跪掩書退立銅鶴下講官叩首遂
復班禮畢俱至豳風亭候　駕至亭内賜宴一奏
本太初之曲朝　天子曰九重詔傳殿閣開秋宴
授衣時節肅霜天禾稼登場偏鼓瑟吹笙昇平重
見工歌七月篇春酒當筵獻願吾皇萬年歲歲臨
西苑二奏仰大明之曲殿前歡曰鳳苑御筵開黃
花映玉階鹿鳴天保歌三代古調新裁奉君王萬
壽杯日月明乾坤大看年年秋報賽太平有象元

首明哉三奏民初生之曲其一沽美酒日熙春陽化日長執懿筐采桑桑拾繭繅絲有萬箱染紅黃孔陽爲公子製衣裳其二太平令日勤樹藝歲年豐穰九十月禾黍登場爲春酒甕浮新釀村田樂齊歌齊唱饗公堂殺羊舉觴繼進著兕觥祝聖壽萬靈扶相四奏品物亨之曲醉太平日納嘉禾滿場釀御酒盈缸公桑蠶績製元黃服龍衣袞裳益斯蟋蟀諧清唱水光山色明仙仗豳風亭殿進霞觴祝聖壽無疆五奏御六龍之曲其一清江引日九月風光何處有鳳苑在龍池右農夫稼已登公

于衣方授萬歲君王頻進酒其二碧玉簫曰凡我
生民農桑最苦辛終歲經營氣候變冬春田畯欣
婦子勤詠豳詩仰化勻塲圃新風雨順宴御墀龍
顔近進膳曲其一水龍吟曰養老休農敞御筵瀉
春酒介耆年封羊剪韭社鼓正闐闐香粳米顆升
堂拜獻此樂眞堪羡其二太清歌曰九月天開西
苑宸居無逸殿講幄張筵集儒流雲蒸星炫璧綈
珠躔睹御製煥天章昭回雲漢堯天舜日民安宴
御廩神倉百穀登金瑯玉燦休徵見大有豐年其
三上清歌曰鳳苑宸居公桑帝耤今方舉躬耕蠶

勸士女獻羊羔升堂奏樂舞葵菽棗壺上珍厨萬壽山呼其四闢天門曰豳風亭共仰吾皇聖百穀登萬國咸寧民康物阜禎祥應仰乾運俯坤靈臣每讀 皇朝樂章至宴講官未嘗不喟然而歎也古者天子一出入必奏王夏王夏者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況 經筵豈不可奏王夏乎 皇朝經筵有樂章猶奏王夏也臣錄其詩以示後世悲盛事之不可復見也

皇太后諭大學士張居正勑

我不能視 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

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
右慈聖皇太后李氏勅書萬曆六年皇太后
還慈寧宮勅居正因賜坐蟒白金綵幣皇太后
漷縣人也宮中號九蓮菩薩隆慶元年封貴妃父
曰偉封武清伯神宗即位皇太后居慈寧宮
居正乃請皇太后視帝起居太后徙居乾
清宮教帝頗嚴或不讀書即召之使帝長跪
每御講筵入嘗令效講官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
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之以坐既盥

面挈之登輦以出　神宗事　太后惟謹而內臣奉　太后旨者往往挾持太過也　神宗嘗在西城也曲宴被酒令侍女歌以新聲辭不能取劒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髮明日　太后聞之勑居正具疏切諫令爲　帝草罪已札又召　帝長跪殿上數其過　神宗涕泣請改過然後乃已當是時居正爲政尊朝廷核名實信賞罰一號令雖荒服萬里之外朝下詔而夕已行舉寧遠伯李成梁鎮遼陽左都督戚繼光鎮薊門俺答款塞小王子不敢窺邊二十年外徼晏然太倉粟充盈可支七

餘年大僕金積四百萬　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使
天下幾於富彊居正之功爲最多　太后以　帝
在冲年尊敬居正大學士呂調陽莫敢抗禮未幾
居正丁父憂戸部侍郎李幼孜建奪情議給事中
陳三謨等交章請留　神宗爲賜居正札稱元輔
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居正乞歸葬其父期三月
葬畢上道　賜忠良印以寵之戒呂調陽有大事
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指揮居正嘗纂
古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　帝易曉
復屬史臣記　太祖　宣宗　孝宗實錄分類成

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　陛下試思今之天下爲何如乎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臣工匡弼今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甚諛也　世宗大怒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少頃復取讀之太息曰海瑞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下瑞詔獄已而崩提牢主事爲置酒與瑞耳語曰　宮車晏駕先生今將大用矣瑞大慟嘔所飲酒終夜哭不絕聲　穆宗卽位復故官萬曆初巡撫應天公俟家朱其門者聞瑞至輒皆黝之十五年卒謚忠介

出師勅

爾國世守東藩素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凌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濵奔越草莽念玆淪蕩朕心惻然昨傳告急聲息已勅邊臣發兵救援今特差行人司行人薛藩齎勅諭爾國王當念爾祖宗世傳基業何忍一朝輕棄亟宜雪耻除兇力圖匡復更當轉諭該國文武臣民各堅報主之心大奮復讐之義朕今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統率遼陽各鎮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期勦滅凶殘俾無

遺類朕受 天命君主華夷方今萬國咸寧四溟安
靜蠢玆小醜輒敢橫行復勑東南邊海諸鎭並宣諭
琉球暹羅等國集兵數十萬同征日本直擣巢穴務
令鯨鯢授首海波晏然爵賞茂典朕何愛焉夫恢復
先世土宇是爲大孝急救君父患難是爲至忠該國
君臣素知禮義必能仰體朕心光復故物俾國王奏
凱還都仍保宗廟社稷長守藩屏庶慰朕恤遠字小
之意欽哉

右 神宗皇帝勑書萬曆二十年倭奴平秀吉反
遼陽告急 詔副總兵祖承訓游擊將軍史儒率

兵三千攻倭奴於平壤儒戰死承訓遁去九月行人薛藩承 命來宣初秀吉弑其國主源明智自立爲大將軍使侍中平義智來獻孔爵乞修盟禮曹判書柳成龍啓許之遂遣使者聘日本明年使者自日本歸秀吉爲書報 王曰人生一世不滿百年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遠山海之隔欲一超入 大明國方其時重鄰之義黨吾國則彌可以修鄰盟矣書聞 王下公卿議先臣廷或曰秀吉悖慢亡道叛形著宜奏 天子大司憲尹斗壽曰 殿下至誠事 明其可不奏邪 王

於是欲奏　天子成龍旣建遣使議外通於秀吉
卽大懼爲　王言曰秀吉書不過驚動　王家爾
雖使眞叛亦無足畏今　王家未得秀吉要領而
遽奏　天子之庭徒擾邊徼臣竊懼焉且福建與
日本國不甚踔遠誠使秀吉由福建聞奏辭則其
不速蜂蠆之毒者臣不敢知也是　殿下一封之
奏秖所以搆怨倭奴也　王不聽成龍乃諷副提
學金睟入見廷爭之五月侍講宣政殿睟以謂秀
吉之書外爲大言恐動　王家未見其必叛也惡
可以未然之事上聞　皇朝邪　王以問先臣先

臣對曰 王家事 明十三世矣今秀吉移書假道辭絶悖此人臣所不忍聞也今 殿下世守藩輔聞人臣所不忍聞而不告 天子是背義也今議者皆曰秀吉無叛心然其書欲超大海窺 中國非虛喝鄰國之言也 殿下之義又安可恬然坐視而不爲 天子奏之邪晬曰天下之事有經焉有權焉秀吉必叛則固當汲汲上聞而 王家未得情實徒聽恐動之辭直奏 京師上貽 天子東顧之憂則異日烏得無悔哉先臣曰 國家賴天之靈使秀吉徒爲大言而樓船不出海口桴

鼓之聲不聞於釜山城下則豈非　社稷之福邪
然　殿下因秀吉之書　令於國中治三軍以防
萊海而　天子因　殿下之奏、詔於天下整六
師以備遼塞亦何傷乎有如　國家卒不幸秀吉
發難如其書而　殿下不早上聞惡在其爲藩臣
也且秀吉欲叛久矣今　殿下雖不上聞秀吉豈
誠德　殿下而不發難邪夫夷狄謀犯　中國天
地之大變也　殿下見其書而不告知其謀而不
言可乎今　天子在萬里外而不知漆齒之入卒
至於夷狄猾夏　京師震動則　殿下當此之時

雖欲悔其可得乎睟曰秀吉豈至於是邪誠使秀
吉非眞叛則不惟　中國之人以爲謬奏而笑之
也秀吉必怨　朝廷而加之兵臣誠憂之先臣曰
國之存亡惟在於奏與不奏願　殿下從臣所請
具奏賊情無得罪於天下萬世　王顧謂睟曰廷
彧之言是也與其受怨於倭奴不若盡忠於　大
明予不忍負我　天子乃遣陪臣金應南咨于禮
部冬十月又遣陪臣韓應寅奏曰該萬曆十九年
八月日准遼東都司咨云云等因准此臣查得先
該本年三月內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義調刷還

被虜人金大幾等供說在彼地名畠山殿州聽得
國王盛具戰艦擬於今年入犯 大明續該本年
五月內有倭人僧俗相雜一起十餘名來到說稱
日本關白平秀吉用兵併吞諸島六十餘州琉球
南蠻諸國亦皆歸服爲緣嘉靖間遣使朝貢 大
明拒絕而不納世懷怨恨之故擬於明年三月間
入犯 大明兵船所經慮或攪擾貴境若得 大
明許和事可得解又該本年六月內對馬島宗義
調所遣伊男義智來到浦口稱有警急因說日本
關白大治兵船將犯 大明貴國地方幷應被擾

若貴國先報 大明使得講和可免此患等因已將所聞未委虛的及伊賊哄脅難測事情節次備咨禮部順付赴京陪臣去後今該前因已經略具詞節回咨都司訃已轉聞 朝廷外臣竊照日本一種邈在滄溟伊性輕狡以舟楫爲技能以寇掠爲生理近如小邦沿邊遠如 上國海徼出没比比爲民吏患固已久矣至於抗怨 天朝聲言兵勢使人恐動小邦以冀爲伊通款此伊先故未有之兇詐也又至於琉球不曾歸服却說歸服以誑於小邦小邦不曾敗降却說敗降以誑於琉球而

將伊犯順之計彼此播說而不憚其心果欲何爲及說入北京令小邦嚮導入福廣浙令唐人嚮導小邦有無爲伊嚮導之理姑未暇自明所云唐人果何指認而一體准擬如此雖蠻荒代有逆種未有似伊狂妄者必是伊自忖量阻以鯨波萬里其兵力所至非中華所測知東南降附非兩處所交驗兇謀悖狀雖聞非問罪之師所易及乃敢張說虛喝但得展轉疑惑下可刧持海中諸國上幸蒙許朝聘賞賜市貿惟意所利兼或覘熟關隘方有所逞伊賊僥覬委應不過出此　朝廷之上亦已

洞照賊情其言出於恐脅琉球特以事繫聲息且
在懸遠對有司咨問小邦務要得其的確耳小邦
與伊國雖並處日域此爲西北陸連華夏彼爲東
南極海一方水道相望尚有數千里之上飄風飄
忽小與伊同反覆變態非我欲親伊每一面竊發
作耗一面稱欵往來故無其常矣小邦惟不能痛
絶則微有以羈縻庶少休息邊民而已且因三國
高麗故事有時遣人下海以刷回人口等項爲名
其實要以偵探彼中以爲伊國道里物力只憑傳
聞動靜機詐徒付遥度委於應敵之道不便故也

近據海中回人說稱至彼偵知有平秀吉新滅國主源氏代有其位自稱關白頗事戰伐於諸島中又說國人潛說關白猖狂勢將不久又說對馬島守宗義調稱病不主務却又訪知宗義調爲平義智所代等因聽此怪訝問有義智稱島主義調親男來到宗平原自異姓却冒認父子想是義智亦繫秀吉姓親簒國奪島出於一家相助爲逆詐稱義調遣來報警實行恐動之謀伊種陰譎無狀推此可知小邦自經麗季大勢倭賊充斥屠刼先臣國祖爲將勍捷勦殲而後懲於失禦藉於餘威設

備粗有條理警急亦自衰息至嘉靖乙卯有倭船
一百餘艘來犯全羅道達梁等鎭緣是小邦狃安
之乆戰守兵吏多有被害然賊亦敗衂殆無得還
除此前後或因經過海道遭風漂到或於島㟁藏
伏竊伺或乘海暗瞭望懈怠得以驅抄邊戶追截
漁船掩襲弓手節被守禦將官覺知或擒或遁否
亦所得些少而已近數二年內又絕無來犯之時
安有對戰以有勝敗且降乎伐人之國降其人衆
雖在一隅傳聲何限而敗者得以諱勝者急於誇
乎伊言狂肆欲黠反癡豈復計人疑信臣以小邦

之得此言不惟保琉球之不服於倭亦意南蠻諸國之不曾服也臣獨痛念自臣祖先有國世篤忠順敬畏不貳 列聖奬與禮義之邦之稱不敢至于臣身而失墜而况世受 殊恩異數優於内服若臣於 聖上之朝則又加焉他不可殫紀如積久之寃枉得雪已絶之彝倫得叙極嚴之 典訓得改至蒙撥秘而攽示此雖 輦轂臣子難以得之於 天威之下臣以外藩末裔有顧必遂無復餘願盖千載一有天下無二焉耳臣常晨夕感泣懸望 九霄區區願忠無可爲者報德之期惟有

結草不圖倭賊以臣亦傳海而國認爲等夷不復
知人獸異心順逆殊性乃以嚮導之名歸之言亦
醜辱臣何不幸得此於閩越之間至于上聞　朝
廷伏惟　天地日月必不以此疑臣臣亦不敢爲
此多辯惟復恐臣之事　上誠或不至有以致之
者仰蹐俯蹐若無所容且切羞憤與伊賊並生於
涵覆之中也所據倭賊臣直見其夸譀無實驟驕
必亡爲不足慮者然又思得兇惡將禍若或厚之
猛獸將斃傷人必多伊賊跳梁猖獗不畏天道不
顧人理及其未敗不應安分安知鯨鯢之獰不果

一肆於波濤之外乎臣已行邦內沿邊守將嚴謹軍火凡賊船不揀犯境過境輒便截殺敢望　朝廷另勅海道備倭等官施行要之有備無患不勝幸甚謹具奏聞刑曹參判臣崔岦譔初秀吉流言於琉球王曰某國旣降吾將入帝中土矣琉球國世子尚寧使大夫具奏　皇朝於是兵部令遼東移咨本國問　國王敗陷曲折大學士許國揚言曰國嘗奉使東藩習知情實必不降於平秀吉矣使者朝夕當入朝吾且竢之乃遣其家人俞深迎使者於通州道中已而冠蓋自東來所謂陪臣應

南也深疾馳報大學士曰東藩使者至矣大學士聞之大悅曰國始謂東藩必不降今使者至國言不虛矣及應南入朝　神宗始知尚寧奏不足信也未幾應寅至　京師　神宗召見皇極殿慰諭勤懇特賜　王白金彩幣以獎之秀吉旣叛　王幸義州遣使乞援兵部尚書石星奏遣指揮黃應賜來覘之　王迎見于龍灣館出示秀吉前後書應賜捫膺流涕曰代　上國而受兵義聞不章反蒙惡名豈非無窮之寃邪遂以實歸報兵部東援之議乃決　勑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軍門提

督同知李如松爲提督軍務統率南北精兵四萬餘人來援之以副總兵楊元爲左協大將副總兵王有翼副總兵王維貞參將李如梅參將李如梧參將楊紹先及先鋒副總兵查大受副總兵孫守廉參將李寧遊擊葛逢夏等屬焉副總兵李如栢爲中協大將副總兵任自强參將李芳春遊擊高策遊擊錢世禎遊擊戚金遊擊周弘謨遊擊方時輝遊擊高昇遊擊王問等屬焉副總兵張世爵爲右協大將副總兵祖承訓副總兵吳維忠副總兵王必廸參將趙之牧參將張應种參將駱尚志參

將陳邦哲遊擊谷燧遊擊梁心等屬焉參將方時
春爲中軍備禦韓宗功爲旗鼓兵部員外郎劉黃
裳兵部主事袁黃爲贊畫戶部主事艾維新督餉
山東又　賜白金一萬兩犒將士臣竊謂春秋之
法列國大夫爲天子斥蠻夷者孔子予之先臣廷
或與尹斗壽明大義請奏　天子　昭敬王遂從
其請而奏之此大義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及難作　神宗
皇帝興天下之甲竭天下之財以存屬國者無他
感　王之奏而已矣若論　王中興之功則此奏

當爲首矣

復國勉諭勅

昨者王以大兵驅倭出境還師舊國上表進方物來謝朕心深用嘉悅念玆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相勉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國容之時先業可興大讐可雪此則繼自今存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王其戒之愼之

右　神宗皇帝勅書萬曆二十一年正月提督李如松擊倭奴於平壤大破之倭奴夜遁四月如松入漢城留十八日自忠州南踰鳥嶺至聞慶久之

班師閏十一月行人司憲奉　旨來宣　昭敬

王絶倭奴平秀吉約奏于　天子義聞　中國秀

吉兵既陷平壤兵部尚書石星請率師身自東征

以安屬國　天子壯之　詔以侍郎宋應昌爲經

略使先率師馳往救之暹羅國聞　王之義亦進

奏請發舟師由南海直擣日本石星奏曰暹羅國

在越裳西南海中距朝鮮可萬餘里能慕義欲征

秀吉宜許之　天子曰可後兩廣總督蕭彥以爲

不可事遂已如松字子茂寧遠伯成梁長子也成

梁高祖英世家楚山入　中國授鐵嶺衛指揮僉

事成梁家貧年四十猶爲諸生嘉靖中禦敵有功補遼東險山參將大學士張居正舉爲都督鎮遼陽二十二年十奏捷威震絶域如松果敢有父風以總兵官提督陝西平寧夏進左都督會秀吉叛如松東征至義州成梁私與如松書曰朝鮮吾父母之國汝力戰復其土地以慰我高祖之靈汝其勉之如松嘗以其書示接伴使曰父教如此敢不爲盛國盡力先是遊擊沈惟敬見平行長言平壤迤西之地乃 上國界爾退屯以待 明詔行長請封惟敬曰余當往奏以五十日爲之期爾兵毋

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乃立木爲標而還如松至
軍叱惟敬曰此憸邪也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
惟敬給倭以封而陰襲之亦奇計也如松以爲然
乃置惟敬於軍中誓師渡江次肅寧館行長以爲
封使將至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遊擊李寧
生縛之獲三人餘走還行長復遣小西飛來見如
松既六日次于平壤行長猶以爲封使也登風月
樓以待之諸倭奴花衣夾道如松進兵抵城下行
長大驚嬰城守如松躍馬督將士萬礮齊發聲震
天地如松手斬怯退者巡示三軍大呼曰先登城

上者賞銀五十兩駱尚志奮戟先登浙兵鼓譟而從之拔倭奴旗立 明旗倭奴退入土窟中如松乃與張世爵等攻七星門用大礮撞碎門板整軍而入李如栢由含毬門楊元由普通門乘勝直前斬獲一千二百八十級燒殺亦過半行長遂入練光亭據土窟如松止營使張大膳諭行長曰闕爾生路可速來聽我約束行長曰今夜當退請無截余歸路如松乃許夜半行長率衆遁三都悉復初先臣從 王子珒入北方會寧叛民以 王子陪臣獻于倭奴先臣被執終不屈 神宗下詔責倭

奴曰爾國如還　王子及陪臣朕當輟兵矣會行
長使飛彈守來請降如松曰爾等雖來請降　王
子陪臣猶未還何以復　天子之命乎乃遣壯士
婁國安入行長軍奪　王子歸之　行朝先臣從
還如松之力也十二月如松班師加太子太保益
祿百石明年土蠻犯遼東如松戰歿　詔具衣冠
而葬之贈少保謚曰忠烈臣謹案江漢之詩曰肇
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大將軍李
忠烈公提　明甲破七星門掃花衣百萬之衆此
敏於武功也　天子之所以錫祉者豈直秬鬯一

旨哉

諭大學士王錫爵詔

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

右　神宗皇帝詔書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大學士王錫爵召見煖閣請定　國本　神宗曰中宮有身奈何錫爵對曰今　元子已十三歲尚何待乎　神宗感動錫爵退復上疏言外廷以固寵歸之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安　神宗心動爲此詔以諭錫爵初　孝靖太后王氏生　光宗既而恭恪

鄭貴妃生福王給事中姜應麟等上疏請立 皇長子 神宗不許 皇太后李氏問故 神宗對曰是都人子也盖宮人謂之都人内廷語也 皇太后怒曰爾亦都人子也 神宗惶恐不敢起由是 光宗得立爲 皇太子薊州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詞連貴妃中貴人龐保劉成貴妃聞之泫然而泣 神宗曰外廷語不易解也爾宜自求太子家貴妃乃之 太子家泣訴之貴妃拜 太子亦拜稟差於市獄乃定臣以爲張差之獄鄭貴妃將蹈不測 神宗下詔窮治之以安貴妃也宜

矣而乃　諭貴妃往訴　太子何也　太子天下之本貴妃後宮也故　神宗委之　太子亦不敢私護貴妃也

再出師勑

節該朕念爾國近在東藩世勑恭順曩年倭奴殘破爾疆土奔播義州哀籲請援朕爲惻然特遣文武重臣帥師東征不啻救焚拯溺爾時舉國猶有固志共助天討復爾土地還爾王子陪臣己倭奴畏遁俛首乞封朕念爾生聚未復姑從其請無非爲寧爾也胡休息數年不加訓鍊狡倭再入張皇奏牘請救於天

朝于是復有東征之役勞兵轉餉深歷險阻爲爾防
援朕字小之仁卹難之義亦勤矣茲遣御史一員監
軍督戰仍賜寶劍一口于軍門將士有不用命者並
令先斬後奏爾君臣宜舉國努力以助王師無得自
絕于天致貽後悔

右　神宗皇帝勅書萬曆二十五年春正月倭奴
清正復入寇　詔以邢玠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尚書兼理糧餉又　詔
楊鎬爲經理軍務麻貴爲大將軍征倭奴副總兵
楊元統遼東兵三千人副總兵吳惟忠統南兵四

千人遊擊將軍牛伯英統密雲兵二千人遊擊將軍陳愚衷統延綏兵二千人咸屬於玠參政蕭應宮監軍戶部郎中董漢儒督餉海上以救之總督差官齎　旨來宣初倭奴襲破閑山統制使元均死之倭奴進兵逼振威　王都震駭鎬聞之晝夜疾馳入　王都陰遣勇將牛伯英楊登山頗貴解生帥敢死士二千人趨天安郡而諸將皆不知也伯英等伏兵稷山素沙橋以待倭奴已而倭奴皆白衣至橋南未及成列伯英等乃縱銳騎馳擊之自橋東南皆平原多淺草倭奴不能當銳騎披靡

而走中矢死者甚多伯英等斬三十級鎬又遣猛
士擺賽率二千騎往援之與伯英等合兵戰射中
其將已又斬六十四級倭奴遁　王都稍定十月
鎬貴引大軍南踰鳥嶺鎬將行言于　王曰不佞
率師南征願與　王偕　王曰唯明日與鎬出城
門鎬從險塗躍馬去　王亦疾馳而及之鎬顧而
笑曰　王可與共事矣及至江上鎬登舟請　王
還都　王乃還臣伏聞　神宗皇帝初出師天下
之力猶未罷也及倭奴再犯釜山大學士許文穆
公國已去兵部尚書石星下獄　中州兵不可復

發而 神宗悉出精銳爲 王援雖親父母安能
閔仁若斯其篤且摯邪

平倭慰諭勑

節該比者倭奴平秀吉肆爲不道以兵蹂躪爾邦蕩
無寧宇朕念王世供職貢深用憫惻故玆七年之中
日以此賊爲事始行薄伐繼示兼容終加靈誅盖不
殺乃天之心而用兵非弖得已安疆靖亂宜取蕩平
神惡凶盈陰殲魁首大師乘之追奔逐北鯨鯢戮盡
海隅載淸捷書來聞憂勞始釋今王令陪臣奉表稱
謝貢獻方物具悉王懷德感恩之意特降勑奬勵仍

賜彩幣表裏就令陪臣齎去以答忠誠至可收領先曾陳籲所誣朕以心體亮本無疑于王下廷臣雜議又具言王必無他已有別旨昭雪想能知悉

右　神宗皇帝勅書萬曆二十七年陪臣韓應寅歸自　京師齎　諭來宣初平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清正屯蔚山鎬以謂先攻清正斷賊左臂然後行長可禽也十一月率師南下至義城與接伴使李德馨陰遣降倭呂余文入清正營居三日余文潛趨太和江察其虛實升島山覘其險易爲之圖而上于鎬倭奴窟穴及士卒衆寡可得

而知也鎬大喜乃以朱筆畫三路所從入處徧示諸將明日分兵四萬人令李芳春從左路彭友德從右路高策從中路三路兵次第前進夜將半鎬至蔚山距清正營六十里令擺賽爲先鋒楊登山次之未明賽薄清正營以火箭射其營中清正出兵以捍之賽卽迎擊斬四級登山亦率二千騎爲賽後距賽陽退清正追之賽回軍與登山並力合擊斬四百六十餘級生擒其將軍一人明日三路俱進兵左軍圍伴鷗亭右軍圍太和江中軍直擣清正營鎬鼓譟躬自督戰四面礮聲動天地火箭

相應自空下風迅火烈倭奴帳皆爲所燒黑煙彌天鎬乘勝拔太和江伴鷗亭餘賊悉遁鎬遂引兵圍島山十有三日會天寒士馬凍餒令諸將還軍慶州贊畫丁應泰劾鎬軍事　詔革鎬職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世德爲經理二十六年秋九月玠與世德議進兵提督麻貴遵東路參將楊登山遊擊將軍擺賽都司薛虎臣副總兵吳惟忠參將王國棟遊擊將軍陳蠶遊擊將軍葉思忠遊擊將軍陳寅遊擊將軍頗貴副總兵解生遊擊將軍陳愚聞遊擊將軍彭信古等皆隷于貴提督董一元

遵中路副總兵李如梅遊擊將軍塗寬遊擊將軍郝三聘遊擊將軍葉邦榮遊擊將軍盧得功遊擊將軍茅國器遊擊將軍安本立副總兵李寧副總兵張榜等皆隸于一元提督劉綎遵西路副總兵李芳春遊擊將軍牛伯英遊擊將軍藍芳威參將李寧遊擊將軍曹希彬遊擊將軍吳廣等皆隸于綎提督陳璘遵水路遊擊將軍許國威參將王元周把總李天祥遊擊將軍季金遊擊將軍張良相遊擊將軍沈茂遊擊將軍福日昇把總梁天胤等皆隸于璘南北兵凡十四萬二千七百貴令解生

楊登山率六千兵攻清正王國棟率三千兵伏於道中夜搏戰斬十七級令麻雲率二百騎由箭灘直上島山斬一級倭奴驚走溺死者不知其數一元陳兵伽倻山自三嘉縣直夜馳一百一十里涉南江屯望晉峰沈安頓吾見　明甲大驚而遁一元因遣麾下騎出昆陽西擊倭奴斬十二級後七日一元自將四千兵抵泗川東與倭奴戰于城下有一將錦袍金甲躍馬而前即沈安頓吾先鋒也一元乃使方時新射中其頬立殪之諸軍合擊斬一百三十餘級縱攻行長於順天令王之翰李時

言率八千兵由光陽吳廣元愼率五千兵由樂安會于曳橋綎自將兵萬餘人與李芳春李光岳抵城東德陽驛下會行長出海龍山見　明甲還走入城綎追擊斬九十級明日行長出西門劒矟横亘燕子橋綎騎突進奪一旗行長還走復入城不敢遽出居久之綎爲雲梯攻城門之翰先登木柵十步外斬十餘級璘率舟師攻行長九月進兵破木柵斬獲甚多行長船見於南海璘令季金爲前鋒出觀音浦行長船可數百艘圍璘船二將跳入璘船中　明甲擧鈀刺其胸投之海水倭奴鱗集

從船下仰縱飛礮　明甲皆伏倭奴交劒入船中
劒可數重　明甲揮矛俯刺之墜水死者以千數
已而璘搖鐸收軍諸船中寂然無聲倭奴疑之不
敢犯日且入璘令升高散噴筒火烈風急倭奴船
頃刻爲爐海波盡赤有樓船高可十丈上施朱幕
倭奴將三人被甲殊死戰璘發大礮碎其船斬石
曼子　屬國平璘功爲首進都督同知世廕指揮
僉事綖次之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貴又次之進
右都督一元賜白金彩幣初應泰劾鎬軍事也彭
友德謂李德馨曰應泰所劾二十事其中五事亦

干於盛國矣鎬今將上奏求回鎬之不幸亦盛國之不幸也明日德馨往見鎬以慰之鎬笑曰應泰心腸異於常人眞可惡也諸將不能辨事者鎬欲以法鈐束之讒言至此天下事豈不難哉 王遣陪臣李元翼奏鎬無罪應泰怒遂劾 屬國交通倭奴而 神宗終不信也

革主事丁應泰職爲民勑

國體軍情皆朝廷大事朕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訐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君民泣籲苦情丁應泰舉動乖謬威制戡科幾誤大事姑着革職爲民回籍聽

勘爾部移咨慰諭朝鮮王俾知朕始終字恤德意仍
令戒訓國人益堅恭順之節
右神宗皇帝德音萬曆二十七年陪臣李恒福
歸自京師兵部尚書蕭大亨奉　旨回咨　本
國初應泰誣奏　屬國誘倭入犯愚弄　天朝招
倭復地交通秀吉結黨楊鎬朋欺　天子又引三
浦倭戶事以證之又言　屬國稱　祖宗謂之僭
號　王遣恒福奏辨之　天子乃詔九卿六科給
事中十三道御史會議吏部尚書李戴戶部尚書
楊俊民工部尚書楊一魁禮部左侍郎余繼登兵

部尚書蕭大亨吏科給事中趙完璧兵科給事中張輔之浙江道御史趙士登通政司使范崙等皆言　王忠順無他　詔應泰革職爲民先是秀吉弑其君遣平義智請和親禮曹判書柳成龍建議通使於是乃　命黃允吉充使者而金誠一爲之副及使者歸自日本秀吉謀反而誠一　啓言秀吉必不反　王以爲然遂不修中外武備尹斗壽請奏　天子成龍以謂不當奏　王卒從斗壽之議奏于　天子而成龍欲諱通使乃以被虜逃回人金大幾言爲奏辭以欺　天子明年夏秀吉果

叛是時誠一爲節度使　王命使者卽軍中斬誠
一頭成龍論救得不斬乃反擢授觀察使國人皆
憤而恒福猶推重之　王自平壤幸義州成龍失
路而喪其守文正公金尚憲謂宋先生時烈曰李
文忠公稱成龍規模成就非諸人之所能及也然
文忠公若知成龍失路事則所論必不如此也文
孝公趙翼曰柳成龍小有才智而其心忮求所以
不臧也金誠一欺君罔上將斬之成龍建言收還
之不惟不罪至超授爲觀察使政令如此何以服
四方人心而反以人心怨叛歸罪　上躬後魏學

曾劄本出而成龍難容覆載矣臣謹案游擊將軍沈惟敬始為倭奴議和親卒坐棄市然惟敬奉使日本以藥丸給平秀吉曰如服此丸則痰疾皆可去矣秀吉服之曾不知其藥之有毒也居月餘肺肝盡枯未幾而死是惟敬殪秀吉也一丸之藥與斧鉞無以異也 神宗誠知有此功則惟敬必不棄市矣若成龍者主和親與惟敬同而又無殪秀吉功然 本朝不問其罪而謂之中興名相何哉

補賜 誥命冕服制

朕惟王者持危舉廢莫厚于仁立國安人莫大乎禮

禮者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雖文章物采無敢廢也爾朝鮮爲國素敦禮教懋篤忠敬稱我優嘉自頃以來越在草莽典章文物幾乎蕩然朕爲爾洗滌凶妖恢還土宇固我師武臣力亦不可謂非爾秉禮之效否則軍旅安經政令安行順物不守事乃大逆尚有今茲之捷乎爾王 御諱 以誥命冕服奔迸莫守遣使來告祈得賜如初夫事上莅下須此修容復漢威儀朕所矜許是用勑尚方製給仍錫之誥爾尚敬之哉朕不以禮假人爾毋以菲廢禮藍縷啓楚大布興衛薪膽霸越皆王今日事懋哉毋忝朕命

右 神宗皇帝制書萬曆二十九年陪臣趙挺歸自 京師以 穆宗所賜誥命冕服因亂淪失請補賜 勑尚方製送冕服因錫 誥命有司言冕服長短不適體宜改造 王曰 皇上之賜當服之何敢改也予西遷時宮中之物悉棄之惟 皇上所賜蟒衣手索自隨欲於他日必着此衣而終也其衣至今猶在往往撫之唯知泣下也 王以至誠事 天子四十一年如一日凡迎 詔拜表望闕之禮必肅敬將事雖在流離顛沛之際未嘗少懈每封進方物必親自點視或儀物不逮情意

未展則比使臣還不能安于心對羣臣語輒於邑無一日不頌　皇恩臣順之誠不啻如孝子之慕父母師興之後　皇朝文武將官前後東來者率不下累十百人上自元戎下至都司指揮無不殫誠致敬各盡其禮疾革之日使者至猶自力冕服拜跪盖天性非强爲也嗚呼　王家於　皇朝匪子弟國而　神宗出師七年勞　中國以存藩輔者誠之所感也

中興勉諭勑

節該以王倭使數至脅言興兵奏請遣調以壯聲勢

朕覽之惕然謂宜體悉但遣將一員調兵數百以戰則寡以守則弱亦何濟之有莫如自强一改絃轍大修耕戰逐一料理昔老子貴慈猶不諱戰文王明德亦肆鈎援子產武侯皆以嚴理豈以儒緩爲弘仁苟安爲體息哉壬辰之事至今毛竦可不戒歟夫一旅中興於今爲烈千里畏人擧世所笑王其勉之毋辜
朕意

右
神宗皇帝勅書萬曆三十一年陪臣金玏歸自
京師齎
諭來宣自秀吉發難以來三都淪陷
七廟丘墟而諸道軍伍羸弱不足以斥逐倭

奴恢復郡縣然 昭敬王得人才以致其用舉文
靖公尹斗壽爲議政府右議政文忠公李恒福爲
兵曹判書忠莊公權慄爲都元帥文忠公李元翼
爲平安道觀察使忠武公李舜臣爲慶尚全羅忠
淸三道統制使朝請則有忠翼公鄭崑壽文翼公
李德馨文貞公尹根壽辭命則有刑曹參判崔岦
文忠公李廷龜文僖公李好閔此 王朝之所以
中興也斗壽字子仰海平人也母玄氏以賢明聞
斗壽始生有流星入文昌垣少凝重才猷絕人從
成先生守琛游舉乙科萬曆中授司憲府大司憲

平秀吉謀犯 皇朝方是時先臣廷彧判兵曹斗
壽入對與先臣請奏 天子小人不悅黜先臣奪
其官爵流斗壽於洪原縣斗壽將行聞小人議欲
加罪謂賓客曰斗壽不見李元翼則羣議莫可遏
也乃見元翼慷慨言曰 國家有事則斗壽與子
同事也宜矣今羣議欲殺斗壽獨不爲 國家之
慮乎元翼感動爲斗壽力沮小人由是羣議得少
熄 王旣奏秀吉叛謀 神宗下詔奬其義 王
大喜立赦斗壽忠州陪 王如義州至開城拜議
政府右議政斗壽請 王御南門撫諭父老下罪

已書於諸路遣使者召集義旅至平壤進左議政
初文忠公李恒福爲大司憲嘗言事語侵斗壽後
斗壽與恒福善無一毫見於色辭恒福退謂人曰
吾爲尹公所包容久矣　王遣斗壽經紀浿南戶
曹判書金應南耳語恒福曰尹公去朝則大事必
瓦解矣恒福遂　啓留斗壽至義州　王欲内附
斗壽爭曰　社稷臣民擧將誰托而輕爲匹夫之
行乎一日中五　啓不止　王以爲然乃馳奏乞
師　皇朝破倭奴於平壤城遂復三都斗壽之畫
也　王還都授領議政斗壽沈厚有大略臨事敏

遠方　王室危難之時正色朝端屹然如山人望之有所恃焉臣以為尹文靖公雖無學術然知慮宏遠淵深其未亂也請奏　皇朝以正其義其既亂也乞師　皇朝以成其功故事業磊落光明有始有終雖在　中國必當在名臣之列矣

遺詔

朕以冲齡纉承大統君臨四海四十八載於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托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不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僚采半空加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

慼邊釁漸開夙夜思惟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惟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盖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洪圖也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務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為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次考選幷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稅併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可釋放

者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急需陣亡將士速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屛爲重勿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鎭邊三司官地方攸緊不許拔去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县幷土官幷免進香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右 神宗皇帝遺詔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壬辰大漸召文淵閣大學士方從哲吏部尚書周嘉謨兵部尚書黃嘉善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英國公張

惟賢等八人於弘德殿 神宗以手指八人勉以勤職又諭以憂慮東事從哲奏用人發帑 神宗手握者數三遂崩葬 定陵自 太祖承元之敝峻刑法以繩天下置詔獄於錦衣衛及 太宗靖難以後又立東廠以刺事緹騎旁午而海內無不惴惴獄中有鳥類鶴而小哀鳴則逮者至 神宗晚節以仁厚率先天下戒有司毋濫刑罰故緹騎終歲不出錦衣衛東廠獄中常空虛而生青草大學士自申時行以下九人都御史六部尚書自陸光祖以下四十有七人皆得致仕而保全終始之

節故天啓崇禎之際士大夫相與致命而無所悔
豈 神宗仁厚之報歟後八十年 王元孝命有
司立 皇壇以祀 神宗用諸王祭 仁祖禮也

賜大學士方從哲諭 泰昌

昨父皇言及先生等具奏用人發帑諸事令特憫念
遼東等九邊文武將士勞苦發内帑銀一百萬兩給
與戶部酌量緩急作速差官星夜解赴各鎭以作犒
賞以稱憫恤至意特諭卿知

右 光宗皇帝德音泰昌元年八月丙午即皇帝
位遵 神宗皇帝遺詔發内帑銀一百萬犒賞將

士太監王安勸　光宗力行仁政獎用直臣鄒元
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其賢給事中楊漣御史
左光斗等皆重之初端文公顧憲成爲吏部員外
郎也廷推閣臣舉文端公王家屛削籍屛居無錫
縣縣有書院曰東林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唱修
與學者講道其中詆王氏守仁之說爲異端學者
稱涇陽先生士大夫慕其風者皆宗之與相應和
諷議時政不少忌諱由是東林名大著而不悅者
交攻之其後歙人汪文言內結王安外附楊漣左
光斗與斷國論大學士葉向高舉爲中書舍人文

言足知有俠氣賓客盈門給事中阮大鋮劾光斗等黨緣文言交通於安以求利東林之禍自此始已而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出國是紛然未嘗不觝排東林也先是刑部訊張差差供稱龐保劉成予金銀壺打小爺小爺者指 光宗也 光宗諭刑部曰保成從輕擬罪爲貴妃也 光宗大漸大學士方從哲言李可灼請進藥 下詔召之可灼乃進紅鉛丸 光宗再服稱平善明日崩禮部尚書孫愼行劾從哲有弑之實 光宗崩選侍猶居乾清宮外廷洶懼疑選侍欲聽國政漣光斗上疏力

爭選侍移居仁壽殿此謂三案然 熹宗踐阼之
初吏部尚書趙南星與漣光斗輔翼 天子正人
布列朝廷中外欣然望治者東林之力也

準 奏錫命制 天啓

天覆無私國制總包夫遐裔日臨有道皇仁直罔於
殊方選賢明以立之君順輿情而申之命爾署朝鮮
國事李 御諱 才堪荷重度足超羣每思伏劒以安邊
幾欲枕戈而報國羣情共戴世系攸歸爰因王母之
陳情特念東方之維翰是用特封爾李 御諱 爲朝鮮
國王爾其纘茲舊服攄乃新猷繼先烈以矢忠懷永

圖而愼德梯航底貢無忘事上之恭犄角成師彌奮
同仇之勇庶其匪懈永孚于休欽哉
右　熹宗皇帝制書天啓四年司禮監太監王敏
政御馬監太監胡良輔來錫　命初光海君爲世
子失德甚多　昭敬王常欲廢之及　仁穆大妃
金氏生元子即永昌大君璣也領議政柳永慶率
百官賀國人皆知　昭敬王之將易世子也光海
君日夜憂悸既即位先弑其兄臨海君遂殺元子
遷　大妃於西宮錮其門別置羽林防守之於是
逆賊李爾瞻等議廢　太妃焚　天子所賜誥命

毁冕服絶供進停朝謁貶公主爲庶人　皇朝使
者孟養志齋　勑書至自東江光海君稱疾不見
拘之閙城者踰年陪臣金瑬與國中忠義之士詣
西宮復　太妃位　太妃乃廢光海君遷于江華
策　憲文王署　國事遣李慶全尹暄等請命于
皇朝故　天子勑賜冕服及　誥命　憲文王嗣
位之初罷營繕削僞勲誅貶兇姦昭雪寃枉人心
無不悅服焉臣伏聞　憲文王之爲　王孫也
昭敬王嘗命　王孫畵駿馬大漸時賜文忠公李
恒福及恒福流于北青以其圖托之金瑬而不言

其誰所畫也恒福卒瀣出其圖懸之壁上一夕王孫至瀣家見駿馬圖泫然而泣曰此予所畫而先王所深藏也瀣於是始知　先王意在於　王孫也嗚呼永昌年尚幼光海無道必覆社稷　先王欲立　王孫也盖己久矣然則恒福所受圖豈偶然哉

磔魏忠賢屍詔 崇禎

磔魏忠賢屍懸首河間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棄市籍其家

右　毅宗皇帝詔書天啓七年八月乙卯　熹宗

崩于乾清宮丁巳　毅宗入承大統十一月安置
魏忠賢於鳳陽已巳忠賢自縊死　勑磔其屍下
客氏於浣衣局笞殺之棄𠑹卿市侯國興客光先
等皆伏誅初忠賢與惡少年博不勝恚而自宮萬
曆末選入宮中爲典膳與　皇長孫乳媼客氏通
由是兩人深相結有道士歌於市曰委鬼當頭坐
茄花遍地生北人讀客爲楷茄盖忠賢客氏之兆
也天啓元年封客氏爲奉聖夫人忠賢遷授司禮
監秉筆太監楊漣上疏劾忠賢二十四罪忠賢怒
下汪文言鎭撫獄遂逮趙南星殺漣及左光斗魏

既立并謀益急及　熹宗崩　皇后張氏折忠賢客氏逆謀傳位　毅宗兩人不敢遑　毅宗即位忠賢誅　贈南星太子太保謚曰忠毅漣兵部尚書謚曰忠烈光斗太子少保弘光初謚曰忠毅錦衣衛王世德曰魏忠賢竊國柄威震天下　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　祖訓勤　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即太平不難致矣

奬諭君臣大義勑

彼兵情節深惻朕懷通問來往權宜罷兵非王本意至於君臣大義皎然日星王之忠蓋朕所洞鑑夷情叵測戎德無厭王其益勵薪膽嚴加隄備朕亦令毛帥俾其悉心旁掣爲王掎角彼此協心冀收桑榆中國屬國共勉圖之

右 毅宗皇帝德音崇禎元年陪臣權帖等齎禮部咨歸自 京師始天啓七年正月淸騎入安州節度使南以興死之 王幸江華淸人移書請約和無助 南朝 王却之淸人皆曰守義之國不可脅以不義唯乞約和 王乃許立遣帖等馳奏

之　毅宗惻然下此諭其後九年清遣使報　王
書曰古人有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
之昔　明太祖初并羣方定號金陵然後北逐大
元以一天下今皇帝寬仁厚德國中就治外藩傾
心東薄于海西抵湯古忒北至翰海諸國鄉風歸
附吾等頌揚皇帝威德欲進大號　王以爲何如
書至陪臣洪翼漢請斬使者奏于　天子使者懼
亡歸瀋陽十二月清人引兵圍南漢　王城守月
餘　毅宗勑遣總兵官陳洪範副總兵官金日觀
等率山東諸鎮舟師往救之山東巡撫御史顏繼

祖奏言　屬國不可救　毅宗不聽居月餘南漢
圍解洪範日觀至東江清兵夾攻洪範遁日觀力
戰七晝夜與其諸將楚繼功陷陣而死　贈日觀
太子太師世廕錦衣副千戶有司建祠繼功等並
贈卹有差繼祖奏　屬國不守　世子被執　毅
宗以繼祖不能往救自詡言中切責之自十年春
朝請遂絕　王悲傷每歲正朔西鄉哭左右皆泣
乃求義士之可以使　皇朝者未得也會僧獨步
自都督洪承疇軍入瀋陽至鴨綠水爲義州戍卒
所得節度使臣林慶業告于　王朝　王大喜遂

遣獨步移咨承疇具道南漢不守狀獨步間走承疇軍因致　國書承疇以聞　毅宗下詔褒　王之忠賜獨步號曰麗忠臣嘗謂韃靼遣使而　莊憲奏于　英宗倭奴遣使而　昭敬奏于　神宗瀋陽遣使而　憲文奏于　毅宗此　王朝三建大義爲天下藩輔之法於乎休矣

旌叙汴州軍民勑

汴城堅守不屈文武軍民忠義可嘉前諭作速旌叙何至今未行這本內有名各員併黃澍任濬通行議叙奏奪朝廷褒忠酬勸典宜優速以示風勸

右　毅宗皇帝勑書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圍開封
府周王恭枵巡撫御史高名衡城守不下十二月
加名衡兵部左侍郎黃澍等賞賜有差初自成與
其外舅高迎祥聚衆陝西爲盜賊延綏鎮卒張獻
忠以十八寨從自成叛號闖將統其衆三十六營
遂亂天下史稱自成父守忠禱于華山夢神告曰
破軍星爲爾子已而生自成巡撫御史汪喬年發
自成祖十六塚其中一穴葬初祖也世傳古仙人
所定鐵燈不滅李氏興至是發之燈火熒然有赤
蛇盤三四寸角而飛高一丈咋咋吞日光者六七

及而伏喬年囟其顱骨腊蛇以聞嗚呼喬年不能斬自成之鹹乃發其祖十六塚獻其顱骨忠臣之憤哀哉

遺詔

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　先帝於地下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可將文武盡皆殺死勿壞　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也

右　毅宗皇帝遺詔崇禎十七年二月甲申李自成入彰德府左都御史李邦華右庶子李明睿請

南遷　不許請　太子撫軍江南又　不許三月
乙巳自成犯　京師丙午　皇后周氏崩丁未昧
爽　毅宗崩于萬歲山臣謹案　毅宗皇帝燕居
莊敬每晨起盥漱櫛髮冕服佩玉見　上帝然後
視朝閱仁元元綱紀庶政未始有一日之怠嘗朝
昭妃劉氏於慈寧宮輒坐而睡昭妃憐之戒勿驚
乃命尚衣謹護之已而　毅宗攝衣冠起而謝曰
每夜目不交睫今在太妃之前困不自持昭妃爲
之泣下　毅宗恭儉好學問不喜聲色外戚諸臣
爲　毅宗陰求美人得陳沅内于掖庭　毅宗正

色勑陳沆趣出宮門適於人無敢遲留盖　毅宗制行之嚴雖聖帝無以過之其不從南遷之議死於　社稷有以也今　殿下二十五年　王下教追祀　皇壇明大義也初文正公臣宋時烈命其門人文純公權尚夏立廟華陽祀　神宗　毅宗二帝大提學臣李縡銘廟碑曰華陽之谷巴水之涯有幽其宮　天子之祠穆穆　天子萬邦父母仁湛渥厚爰及東土膊之磔之除其虺螫煦之濡之奠之袵席山淸海晏風揮日舒藩邦再造猶烈無初赫矣　毅宗非禮不動　君死之正百代攸

誦四海化式　九廟崩燬　帝視猶子我莫視父
誰敵王愾以自此究　帝有藎臣曰我　宣文宣
文有臣以涼義伐寔天不弔中途壞裂有哭徹昊
磨厓之側興復之計歸此　廟食　天子萬年陟
降孔邇芒芒腥土舍我奚止穹天博地欲報罔極
澗藻行潦臣誠無射悠悠江漢萬折必東　先君
之志命此新宮於皇　二聖義盡仁至摸天晝日
臣豈敢議惟以詔後永叙厥彝毋貳爾心上帝臨
猗

江漢集卷之二十六

江漢集 十三